

编者按：

一张照片、一件旧物、一段回忆……它们是时光的印记，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群体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版三篇稿件，一为接待阎肃先生南山采风并创作《龙口赞》的回忆，一为通过农场剧社合影书写父亲与老同事的醇厚友情，一为由老物件追忆与奶奶的温馨情感。老照片、旧物件所承载的回忆和情感，才是珍藏它的意义，时代浪潮滚滚前行，那些人类共有的情感和价值却是永恒不变的。

往事如昨

一曲《龙口赞》 殷殷东莱情

忆著名词作家阎肃先生南山采风

曲树强



2012年春，作者与阎肃先生(左一)合影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踏平坎坷成大道，
斗罢艰险又出发，又出发……

每每听到这曲熟悉的《西游记》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就会想到著名词作家阎肃先生。先生生前系空军歌舞团编导室一级编剧，专业技术一级，文职特级，是全军唯一的特级剧作家。由他创作的歌剧《江姐》中的《红梅赞》，是家喻户晓、人人传唱的经典歌曲。《说唱脸谱》《敢问路在何方》《前门情思大碗茶》《雾里看花》等脍炙人口、风格迥异的歌曲，歌词也都出自先生之手。

在我办公桌上的相框里，有一张与阎肃先生的合影，每当看到这张合影，我的思绪就会穿越时光的隧道，想起陪同先生南山采风的日子。

2012年春天，阎肃先生应龙口市委宣传部邀请创作歌曲《龙口赞》。4月17日，先生从百忙中挤出时间风尘仆仆地从北京来到龙口，第一站就来到南山旅游景区采风，为创作歌曲准备素材，寻找灵感。公司通知我全程陪同先生，感受南山的风土人情和企业文化。

时已暮春，但龙口仍寒意料峭。阎肃先生一袭黑衣，一头白发，一脸和蔼地从大巴车上走下来，正如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老爷子”，爽朗可亲，平易近人。

先生携夫人李文辉一行在龙口市委宣传部、龙口市文化局和龙口市文化馆等部门主要领导的陪同下，先后参观了南山旅游景区、南山老年大学、南山国际休闲疗养中心等处。南山集团的高速发展和宏大的企业规模给阎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老年大学，先生仔细地听取了老年大学负责人关于南山老年事业发展概况的介绍，对南山大力发展和弘扬老年事业给予高度的赞许。

晚宴上，先生饶有兴趣地观看了龙口市文化馆和龙口市音乐家协会的演员们演唱的民歌、京剧、吕剧等节目，并做了精彩点评。他认为龙口市的年轻演员们很优秀，希望他们能去更大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才华。先生虽年过八十，但依旧神采奕奕，对具有山东地方特色的吕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表示，吕剧作为山东的传统特色剧种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

先生在龙口先后待了3天，除了参观南山旅游景区，还参观了龙口丁氏故宅、莱山故址等名胜古迹，了解龙口的风土人情和发展概况。回到北京后不久，先生便创作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龙口赞》，后由作曲家姚明作曲、著名歌唱家刘和刚演唱的《龙口赞》便一直在龙口大地久久传唱。

2016年2月12日，阎肃先生在北京辞世。先生已去，文脉千古，让我们重温老先生这首充满殷殷东莱情的《龙口赞》——

人都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可知道南山东海就在咱身边
就在咱莱子古国金黄县/就是咱龙口市的后花园

人常说物华天宝富饶山川/可知道富饶美丽就在咱眼前
真正是资源丰富物产富/还有那龙口港的大海湾

水清清/天蓝蓝/风细细/月弯弯
大佛招手迎远客/龙口人花好果香心也甜

人总说风景如画福地洞天/可知道洞天福地就在咱心间
果真是生机勃勃春无限/就看咱龙口人乘风扬帆

奶奶的嫁妆

战军

奶奶去世已经30多年了，但她生前用过的小物件依然还保留着。小时候常听奶奶讲这些小物件的故事，可惜我大多忘记了，只知道它们是奶奶当年的嫁妆，屈指算来有一个世纪了，虽然年代久远，但这些小物件一点不显老旧，和现代物品放在一起也显得非常和谐，放在手上摸摸，感觉还是那样的温热，仿佛还存留着奶奶的温度。

眼前这个不起眼的针线筐，是奶奶结婚时从娘家带来的，跟了奶奶一辈子。奶奶在黄县老家结婚后不几年，就随着爷爷闯关东，那时的关东还在日寇的统治之下。奶奶生下第三个孩子时，家中生活拮据，又没有奶水喂养孩子，爷爷就想尽办法找人弄了一点小米。不知怎么这事儿被日本宪兵队知道了，要派人来抓爷爷，爷爷平日里乐善好施，朋友很多，有知情人赶紧把此事告诉他。爷爷躲出去之前，先把奶奶藏在一间有地窖的臭气熏天的小屋里，上面盖上杂草，那个针线筐就丢弃在杂草堆上。日本宪兵过来查看，啥也没找到，就朝针线筐开了一枪后走了。一直等到下半夜，爷爷才从外面回来，把奶奶从地窖里拉出来，这时奶奶已经憋得不省人事了。第二天，全家人赶忙把家里的东西变卖，拿着换来的路费匆忙南下，一路回到了黄县。不过，那个针线筐等少数几样东西没舍得丢，现在仔细看这个针线筐，还有当年被子弹打中的痕迹。

家里还珍藏着奶奶留下来的纺锤，也是奶奶陪嫁过来的，实木制作，样子和哑铃差不多，一个小铁钩从纺锤中间穿过去，非常精致。

听奶奶说，在东北的时候，家里买不起布料做衣服，爷爷就从集市上买来一些亚麻。奶奶耐心地一根根理顺，将亚麻的一头接在纺锤上面的小铁钩上，一头拴在手指头上，把纺锤悬在半空中，另一只手快速转动纺锤，纺锤在半空中旋转起来，把松散的亚麻拧成螺旋状，另一根亚麻也这样做，再把两根亚麻并在一起，双手轻轻一撮，两根亚麻顺势缠绕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结实的粗线，然后再一圈圈缠成球体状，最后用这些粗线织成布做衣服。小小的纺锤，保证了全家的温暖。

家里还有一个奶奶用过的梳妆台，梳妆台有四个小抽屉，一个大一点的抽屉，上面有一面镜子，这是奶奶家祖传的。奶奶没出嫁前最得曾祖母的喜欢，曾祖母就把这个梳妆台给了奶奶，从出嫁到去世，奶奶一直精心保管，这个梳妆台见证了爷爷奶奶的爱情故事。

奶奶喜欢打扮，喜欢照镜子，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奶奶昔日娇美的容颜不再。从我记事起，就没见奶奶照过镜子，镜子永远都用年画贴住，因为奶奶害怕看到自己日渐衰老的模样。一次姑姑从哈尔滨回来看奶奶，得知这一情况后，索性把镜子带走了，只留下一个没有镜子的梳妆台。

岁月悠悠，奶奶留下的遗物也许值不了几个钱，但在我心中却弥足珍贵。每当看见它们，就会勾起对过去岁月、对奶奶的温馨回忆。



针线筐



纺锤



农场剧社

史可新

这是一张拍摄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照片，合影中的人物是龙口市(原黄县)戏曲汇演时乡城人民公社农场剧社的全体演员。照片上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已是两鬓白发，几位年长者已辞世，不过那些曾经美好的友谊永远珍藏在心间。

京韵二胡的旋律在耳畔响起，父亲洒脱有力击鼓的画面在眼前闪现，我也随着乐曲低声吟唱：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瞞咱……

这是我听已故父亲哼唱过的词儿，那声音、那曲调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里。六七岁时，我蹲在父亲的旁边，望着父亲悠然自得地拉着京胡，那种奇妙的声音，触动了我的童心。人到中年，我发现京剧已渗透到了我的血液里，虽然我不能完整地唱上一段，但那咿咿呀呀的韵律，能把人心中想要表达的东西酣畅淋漓地渲染出来，很是奇妙。京剧已成为我思念父亲的一种方式，特别是那有节奏击鼓的声音。闲暇时，欣赏一曲京韵演奏，心情会豁然舒泰。

前不久，家人要给父亲放大一张照片，我知道父亲留下的照片不多，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在农场文艺宣传队时留下的这张照片，于是，一家人便翻箱倒柜到处寻找，结果未找到。遗憾之余，我突然想到了田丽君大姐(照片中第三排，左边第一个)，几番周折终于联系到了她。我向她提到了我的父亲，热情的她如见到亲人一般，短短几句话就流露出她十分怀念那个团结的集体。当我向她说想要这张照片时，她说因时间过去太久，手头也没保留这张照片。不过她并未放弃此事，很快又联系到了当时剧社的社长史悦景先生(照片中第三排，右边第一个)。已步入老年的史悦景先生闻听十分高兴，在家里找到了这张照片。田大姐得知后，兴奋不已，立即给我打来电话，并通过微信发来照片。

在与田大姐的交谈中，我逐渐地了解了父亲所在的那个农场剧社。当年的农场是在一片滩地之中，四周被野生的灌木树林包围，往北几公里就是大海，海边是偌大的一片沙滩，海沙被海水淘洗得晶莹剔透。可以说，公社把剧社设在这个农场里，是个绝佳的选择。这里安静，没有嘈杂的喧闹，剧社排练时的锣鼓声也不会干扰到居民。白天劳动，夜晚排练，演员们在这个幽静的地方，执着而又热烈地排练出一部部优秀的作品。

农场离我家大概有五里地，暑假时我偶尔会游荡在农场附近。赤脚走在沙地里，细细的黄沙被烈日烘烤得烫脚。玩累了，躺在树干上打个盹儿，天不觉间黑了，便蹲在路边，等着父亲从农场里下班。乡间的土路，我倒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后座上，悠然而又惬意地看着与我逆行的田野。

如今农场早已不在了，那个剧社也早已解散，剧社的人也各自忙碌自己的生活，然而，父亲与照片中的同事们深切而醇厚的友情，那美好的童年往事，永远值得我珍藏。